

民間文学資料

第五集

(苗族敘事詩)



中国作家协会貴陽分会籌委会

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员会 苗族文学史編写組編

貴州大學

中国作家协会貴陽分会籌委会印

前 言

本集所集印的是流傳于黔东南地区的部分苗族民間敘事詩。這些敘事詩主要是以敘述苗族男女青年以及歷史上個別傳說人物為追求自由、純真的愛情生活而鬥爭為內容。其中“阿榮和略崗”與“阿榮和阿剛”已集印在第一集，現在我們又繼續搜得新的資料，內容與第一集稍有不同，甚至具有雛型的民間歌劇，所以本集再次集印。另外“打蜈蚣”和“開田開土”是敘述苗族祖先姜央在勞動生產中的聰明智慧與英勇形象，是一首比較生動的民間敘事詩，合併集印在本集內。上述這些敘事詩有些是同人物、同內容，只是由于流傳地區和唱述者不同，而在題名，人名，情節諸方面有些出入，對這我們都不作更改，原封保存下來，以便各方研究。

一九五九年九月·貴陽

目 录

前言

阿荣和略崗	(1)
阿荣与阿刚	(19)
蓓曼	(47)
曼朵多曼篤	(57)
多往頌和勾兄共	(65)
珍福和多尤	(81)
妣娜东 (一)	(100)
妣娜东 (二)	(105)
青蛙后生与三妹	(108)
东九南和期往略	(120)
云哥和露妹	(123)
夏游漾	(130)
逃婚歌	(136)
榜香由 (一)	(139)
榜香由 (二)	(163)
榜香由 (三)	(187)
榜香由 (四)	(197)
打蜈蚣	(205)
开田开土	(215)

阿荣和略崗

流傳地区：凱里縣丹寨、雷山及三都、榕江等县地区。

歌 唱 者：雷山大塘人民公社岩寨苗族歌手余正華

59.2.15.

(一)

故洞①老人住的地方，
故洞老人要上来住。
他从学篩地方上来，
做活养你略②。
你略生里根③，
約現④生崗各⑤，
一代养出一代来。

中代是滴略丢⑥，
后代是西塔則⑦。
更这⑧生阿荣，
哪个生略崗？
榜秋生略崗，
生略崗在排荇地方，
在党秋上面。
六个姐妹中，
略崗最漂亮，
略崗最俊俏。

哪个生阿荣？
欧洗生阿荣，
生她在物角地方，
生她在改力下方。
生长五个儿女，
六个都成人，
只有阿荣最美貌，
唯有阿荣最出色，
哪个都不能比她，
哪个也比不上她。
她是一个出众的姑娘，
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

先前阿荣在小的时候，
先前阿崗还年幼的时候，
天天拿着蜘蛛網去粘蜻蜓，
捉蚊子做醃肉。

崗天天扛網捕蜻蜓，
榮天天做泥巴飯，
舂石粉當米。

多年榮大了，
長到七八歲，
天天放白鵝，
牧鵝在淡藍色的池塘里。

多年崗大了，
長到十來歲，
天天放駿馬，
牧馬在綠茵茵的草地上。

阿榮把鵝趕到池塘里，
就到草地上找阿崗玩。
他倆見螞蚱就捉，
捉螞蚱在田埂里。
螞蚱在田里蹦跳，
他倆在田里扑打。
象田里的黑壳虫一样自在，
象花丛里的蝴蝶一样逍遙。

榮還是童年的時候，
崗還是童年的時候，
還不會縫衣，
穿着芭蕉葉御寒，
捏黃土玩耍。
一個屣水淋一個，
一個招一個的手，

用水當酒互相敬，
用石頭當銀子共同分。

日久榮長大了，
日久崗長大了。
崗手里拿着一根背筒，
腰間拴一個小烟袋。
榮手里撐着一把傘，
一把銀梳插在頭上。
他倆來游玩，
游玩在黨荳下面。

又過一些日子，
倆人的感情更深厚，
走路經過南山下，
用羞澀的眼光相望，
相隔遠遠的，
遠象青杠樹梢。
兩人的心啊，
冷象冬天的鋼鉄。
兩人的愛情，
仍象童年一樣不變。

以前榮還小的時候，
不會縫衣穿，
後來長大了，
媽媽織着棉布，
阿榮織綢子，
綢面象魚鱗，
又象精緻的銅鼓。

拿一匹到市場去賣，
賣給廣河地方；
拿一匹到烏江去賣，
拿一匹到烏眉去賣。
阿榮的綢子象金鷄毛一樣美，
阿榮的綢子象彩虹一樣鮮。
買布的人真喜歡，
買布的人真高興，
大家搶着買。

阿榮的布蓋過市場，
傳到南眉^①的留公，
傳到排調^②的崗公，
傳到必局^③的殺翁^④，
都說阿榮織的綢太好了，
都說阿榮綉的花太妙了。

阿榮織的綢，
阿榮綉的花，
傳到魚和水獺，

傳到金鷄和貓的鼻子。
阿榮的名譽傳到了官家，
官家在遠方的城市，
天天騎馬坐轎，
往烏江河上來。

“駿馬配了鞍，
阿榮跟我走！”
榮的媽應聲“啊啊”，
心里陰陰陽陽：

“你官家各是官家，
官家只能配官家。
我的姑娘是苗家，
她自己已有了表哥相配，
木橋不能配鐵橋，
阿榮不能嫁官家。”

註：

①到③，都是人名。

④、⑤、⑥：都是地名。

⑦殺翁：人名。

(二)

略崗對阿榮說：
“我倆要栽一棵仙樹，
栽在天上的仙寨，
如果是不長命的樹，
我倆就不要栽它。
我倆要栽龍的樹，
龍場天才栽。”

哪棵樹不吉利？
我倆不栽它。
我倆要栽樟木樹，
栽在跳鼓場上。
榮快榮來倚傍，
崗早崗來乘涼。
榮掙光枝枝，

崗砍坏刀子。
荣天天盪秋千，
崗天天在树蔭下輾轉。

树尖越抽越高，
树杆越长越大。
荣掐下树叶，
崗折下树枝，
鋪在草地上：

“这是我俩的游方場。”

鋪好了就打瞌睡，
象野鷄躺在热窩上：
“我俩的这个場所，
花錢也买不到。
我俩把它保护好，
这是十九两銀买不到的窩，
十六两买不来的窩。”

太阳偏頂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了，
崗拿刀給荣，
“砍福^③皮給我俩吃。”
可是奇怪得很，
砍也砍不断，
拉也拉不倒。
崗看了好笑，
悄悄在窩里笑。

荣砍不倒树子，

递刀給阿崗，
叫阿崗砍福皮来吃。
崗一刀砍断七棵，
遍地都是福树。
一个剝給一个吃，
你嚼給我吞。
一层一层的福皮，
荣說是甜树浆，
崗說是荣的口水。

哪个先說話？
荣妹先說話。
荣的心象火一样的热，
象水一样的深：
“到子丑两天，
我俩再到这里来玩，
我俩再来吃福皮，
再来游我俩的树脚，
玩我俩的窩。”

哪个又來說？
略崗又來說。
崗的心象太阳一样的暖，
象福皮一样的甜：
“明天到后天，
我俩再来吃福皮，
再来玩老窩。”

岩坎上的树叶，
迎着风飘动。

岩坎上的树干，
迎着风挺立；
七抱也抱不了。

崗摘一皮叶子搭在咀上，
木叶声到处飞揚，
傳到阿荣的村寨。
木叶的声音揉和、婉轉，
句句喊他亲爱的朋友，
声声吹动阿荣的心。

荣听到了木叶声，
放开脚下的米不舂：

“留給嫂嫂来舂吧。”

开了衣柜取出新裙子，
围在腰間圓圓的；
又从箱子里取出銀首飾，
戴在头上白白的；
肩上放扁担，
假装往山澗抬水。

鑽进刺山冲，
走入荆山林，
到了她的游方場，
綠茸茸的草地上。

一陣凉风吹过，
一陣冷风吹过，
兩陣輕风往上吹，
吹着山草往上倒，
云霧順着风头跑。

人家的好山林，
人家拦的象园子。

入了牯牯的鼓，
百个皇帝取不来，
千个皇帝挖不出。
阿荣已嫁了別人家，
被水冲走的泥沙，
要把它捞回来。

青苔生在水里，
用竹竿去捞，
捞进我們的筐簍。
朋友已走了別人的家，
就可以叫官家来判，
官府可以判断它。
朋友嫁到老表家^④，
好象垮天挡住路，
好象云雾罩着太阳。
远的象天上的仙桃，
远的象夜空的弯月，
远象夜空的星星。
假若水獺捉不到魚，
崗也就娶不到荣了。
远象仙桃一样不得种，
高象夜空的月亮一样不得摸。
假若水獺不想魚，
略刚才放下阿荣。

日头正中頂，

快进入傍晚了。
荣拿烟出来，
刚拿火镰出来：
“我俩抽一杆自种的烟，
我俩抽两杆自种的烟，
我俩再摆谈心事。
你起歌头我来收歌尾，
你嚼烂了我来吃。”
荣一再叮嘱，
刚一再表心：
“到了子丑两天，
明天到后天，
我俩再来吃福皮，
我两再来玩耍，
重游我俩的场所。”

岩上的树叶，
迎着轻风摆动。
刚轻轻地折下一枝，
轻轻地折下一皮叶子，
放在咀唇上吹，
吹一阵往空中，
风儿把它送到荣的耳朵。
荣的妈妈听不清，
他老人家说是猴子叫，
猴儿在岩上发笑。
荣的耳灵敏，
荣放下手里的绣花，
打好了主意，
比姜央^⑤更聪明，

哄妈妈說魚塘干了，
田里的秧苗枯了：
“死了鯽壳魚，
死了老母魚。”
媽媽開口說：
“昨晚才过去，
今晚才到来，
不会干得这样快嘛菜！”

荣从柜里拿出銀首飾，
頸上戴滿銀項圈；
从箱里取出衣裙，
打扮象花一样；
用瓜叶包魚肉，
用芭蕉叶包糯米飯；
肩上放根水扁担，
佯往山澗去挑水。
还有个小妹，
小妹妹还小，
呆呆地在屋里。
也拿草叶打个包，
說也要跟姐姐走，
去看大人烧火土。
灵敏的阿荣哄住了妹妹，
直往山上跑。

蒿久荣生长在山野，
荣的心生长在崗的心里。
砍来两根福树，
两根又直又长。

荣从一头跑来，
荣一声一声地喊：

“是你不是刚哥？”
刚在上头冲，
刚在上头冲答应：
“就是我啊荣妹。”

荣家有母鱼，
荣包来鲜鱼，
荣包来干鱼。
刚家有稻田，
刚包来糯米饭，
刚包来粘米饭。

到了太阳偏西，
晚霞映红了大地。

男的去分鱼，
女的去分饭。
抽刀来砍肉，
切肉成两块，
又切成五块。

分饭成五托，
五股放在地上，
摆在节箕草上：

“一股给太阳吃，
一股给山神吃，
山神保佑游方场所，
保佑我俩的窝。
一股给祖宗吃，
愿祖宗保佑我俩，
让我俩平安象官家一样。”

一股给荣吃，
一股给刚吃。

荣是出嫁的人，
荣一顿就吃完。
刚是单身的青年后生，
刚腌也腌不下，
把一节鱼尾，
挂在树枝上，
让白鹤来吃。

鹅子得了鱼，
鹅子嘎嘎叫。
鹅子叫什么叫？
鹅子叫它的伴。

叫垮了石山，
石块滚下山冲。

人坐在屋里，
心在想外面，
鹅还没有进水塘。

人儿已经出嫁了许久。

话都说的句句真，
丑日晚上再来玩。

商量已妥当，
卯日晚上再来玩。

哪个先来讲？
荣妹先来讲：

“妈自做妈的事，
我照样游方。

这场我俩要赶，

这鼓我俩要跳。”

到了太阳偏西山，
强烈的阳光暗淡了，
落下西山去了。

哪个又来講？

略刚又来講：

“我俩从天亮就玩，

到了太阳偏西，

肚子已經餓了。

荣媽的谷仓在很远，

刚媽的谷仓在很远。

刚家远在排苕，

在党秋上边。

請你坐一下，

我要回去了。

吃吧了晚飯，

吃吧了早飯，

明晚再来玩，

再来和阿荣玩，

生鉄再入爐里烧。”

刚就要迈步前行，

荣伸手把他拦住，

荣不讓刚出去。

哪个来講話？

阿荣来講話：

“我媽的谷仓真的近，

你媽的谷仓太远了，

就叫我媽包飯，

送給我俩吃吧。

叫我媽送衣服，

拿給我俩穿吧。

我俩尽管玩，

尽管砍福皮吃。

我俩明早起来，

心滿意足再回去。”

明天鷄一鳴，

鷄叫在寨上，

鷄叫在籠里。

哪个架楼梯？

媽媽架楼梯，

架楼梯上仓。

哪个喊阿荣？

媽媽喊阿荣：

“荣！你在哪里嘛？

你俩来吃飯呀，

吃飯了再回去。”

“啊！”荣高兴地答应，

荣就要走去，

刚伸手拦住，

荣咪咪的笑：

“这地方刺太多，

野草会把脚划破。

等我捆好柴，

捆好了草就来。”

荣对媽媽說。

哪个又来說？

阿荣又来说：

“再过一两天，
我俩再来看这个地方，
我俩再来吃福皮。”

刚象喝冷水一样，
心里很清醒，
说话很真诚。
荣象吃了迷心药，
句句都是迷人的话，
说的真动人。

刚去买箐笙，
买的是好箐笙。
从由最地方下来，
六月炼铜水，
七月打铜板。
师傅还在忙忙地打着，
打成铜片来，
捶成弹簧来，
长管如蜂叫，
母管如鸡鸣。
这次得了箐笙，
还得鞍和马，
皮鞍花了十九两。

阿荣回了家，
回家来问妈妈：
“饭在哪里我吃？
衣在哪里我穿？”
妈妈说“饭在篋子里，

打开篋子自己吃吧。

衣在柜子里，
开柜自己取来穿。”

略刚回到家。

略刚问妈妈：

“妈呀！我骑哪一匹马？”

妈妈说“骑那匹青马，

花斑大如盘子，

那才压倒客人，

才压倒官家。

你要骑那匹深红马，

那匹最强壮，

也能压倒客人，

一定压倒官家。”

刚就套上银项圈，

綢子围住腰间，

一把闪亮的宝剑，

一个闪亮的烟袋，

一个绣花的刀鞘。

跨上了马背，

刚在马上多么英俊，

白白的脸庞泛红光。

一鞭抽在马背上，

马儿往下方飞奔。

榜刚^㉔从必力^㉕下来，

仰娥^㉖从龔囊^㉗下来，

妣娜^㉘从翁必^㉙下来，

妣吉^㉚从党略^㉛下来，

从鷄寨^㉔客寨^㉕上来，
她們来的踩烂了路：
“客人吃一杆烟再走，
唱一首歌再去。”
崗就呵呵的应，
应在鼻腔里：
“你們不要拉我的馬脚，
怕坏了我的馬。
不要摸我的刀鞘，
刀要割坏你們的手的。
还是讓我走吧，
讓我朝我的方向走，
去找我的阿荣跳鼓，
跳箏笙在烏高地方。
睡只睡一块板子，
交只交一个实心的朋友。
我只交阿荣一个，
她才是我唱歌的对手。”

刚一鞭打着馬腿，
馬往下方飞奔。
剛帶的东西很多，
吹的箏笙也挺好，
說話句句当真。
荣在烏高下面，
最爱听刚吹箏笙，
她的心在咚咚地跳。

姑娘們跳了九天鼓，
踩了七晚箏笙。

阿荣却徘徊在鼓場外面，
喊阿荣来跳鼓，
阿荣“呵呵”地答应，
可是心却不在鼓場了，
咀应心不应的：
“我媽是下河^㉖人，
她生长我来。
我的脚不会踩鼓，
手不会按箏笙。
我是下河的媽媽生，
下河的媽媽养，
不会踩鼓，
也不会跳箏笙。”

略刚来到了，
拴馬在下边場，
怕踩坏了小孩，
拴馬在上边場，
这样才好跳鼓。

阿荣看到了略刚，
飞跑进鼓場，
手拉手地踩鼓。

杀磅^㉗在孔牛^㉘，
在昂欧^㉙下边。
杀磅拉来九匹馬，
来压倒略刚哥哥。
哪个来講話？
杀磅来講話：

“刚的相貌象猴猕，
刚生的不好看。
我的相貌漂亮，
我富贵如官家，
我才是好人，
跟我的好姑娘，
跟他的坏女人。”

在王里下边讲理，
略刚的理很充足，
说的句句是理：

“稳自稳你的仓柱，
发自发你家的横财。
美自美你的恶相貌，
你为啥来欺侮我？
你晓得是谁的饭碗？
你晓得是谁的朋友？
你晓得哪个最亲密？”

这次杀磅输有理，
杀磅说不下理。
杀磅输十九两银子，
十七两来赔理，
赔刚的理在掌各地方。

在干王里下边，
他们跳了九天鼓，
踩了七晚的芦笙。
少穿了就单薄，
多穿了就笨重。

昨天刚穿的太多，
跳起来很笨重。
今天崙穿的很适合，
荣穿的也很适合，
穿的又细又软，
跳起来多么自在。
十七个来跟荣，
荣踩鼓到场边，
七十个后生也跟到场边。

到了日头当顶，
近傍晚的时候，
哪个架楼梯？
荣的妈妈架楼梯。
荣的妈妈来喊阿刚。
哪个来喊阿刚？
叫娘乃^㉔去喊刚，
娘乃不去喊。
叫娘木^㉕去叫，
喊略刚回来：

“叫你俩回来吃饭。”
刚“呵呵”地答应，
刚不晓得为哪样，
娘木好笑又难过。
吃完了午饭，
将近傍晚了，
刚想走出去，
荣伸手拦住，
不送崙出去。

哪个先来講？

荣妹先来講：

“我媽的客人只有西略^⑫一
人，

我爹的亲友只有耶嘎^⑬一个，

你在你才能插拴牛柱^⑭，

帮我家插柱子杀牛。

你在才有人編套套牛頸^⑮。

到了正丑时，

接近傍晚了，

哪个取一柜衣？

荣媽取一柜衣，

一只大如脚杆的項圈，

戴在刚的脖子上，

刚就叨叨念念，

从开天辟地說起，

結果是亲友抬牛頸肉，

富貴人抬牛腿^⑯，

抬的翻山翻嶺而去，

滿路都是紅肉。

刚只得一块牛肚子，

得一片紅牛肝。

哪个說話来？

略刚說話来：

“你們哄我編竹套，

刮破我的手心；

哄我幫你們插柱，

弄髒了我的衣服；

哄我从开天辟地念起，

只給一块肚子，

只給我一塊紅牛肝。

一烧就化完，

一煮就粘鍋底。”

哪个才来劝？

阿荣才来劝：

“刚哥，不要埋怨了吧，

今年我媽宰一头，

沒有給你牛腿抬回去，

明年我媽宰一群，

一定給你一腿，

給你一腿抬回去，

你在路上不丢面，

我在家里好名声。”

刚回去的时候，

刚跨上了馬背，

一鞭打着馬腿。

駿馬飞也似地往上方跑。

榜刚又从必力下来，

仰娥从龔囊下来，

妣娜从翁必下来，

妣吉从里德^⑰下来，

往昂皆^⑱从昂开^⑲上来，

她們都指手划脚，

她們来嘲笑略崗：

“你只不过是抛火灰的后生，

你够不上扛烏枪，
你只会扛木碓杆，
你够不上耍阿荣。”
刚手拿石头就要捏碎，
刚的心快要爆炸。
悶着一肚子的气回来，
帶着一肚子的恨回来，
咬着牙关回来。

从子日到丑日，
从明天到了后天，
我俩好来吃福皮，
玩我俩的场所，
刚的心里很清醒，
刚說的句句是真情。
荣好象吃了迷药，
荣談的只是动听。
子时和午日都不真，
哄略刚来等。
烧完了七爐火，
睡烂了七鋪床，
六床毛毡毯子。
等一夜还等得，
等两夜还等得，
等三夜也不来，
心一急就扯刀乱砍。
砍倒了大片草，
編成十个人影子，
捆成了草人。
“若是烟叶他就烧完，

若是人他就能喊，
喊她答应了就是阿荣。
讓魚自己順水游，
讓我自己有亲妻，
安心坐好家。
烟我忘記抽，
話我也懶得說。
不說話也想阿荣，
若是花魚就順水游去，
若是姑娘就出嫁。
魚要是順河游去，
哥哥就能耍妹妹，
結成了一对。”
气的拿上了刀，
砍影子两三刀，
草人倒了两三个。

“場子丢久就要生草，
姑娘大了就要出嫁。
你不要砍我了，
你等一个月也得等，
等两个月也得等，
.....”

刚一声一声地喊：
“是你不是啊阿荣！？”
“就是我啊刚哥！”
阿荣这样地答应着，
她从一头冲走来，
她也一声一声的喊。

“是不是你啊刚哥？！”

“就是我嘛荣妹！”

刚这样答应着。

哪个先来说话？

略刚先来说话：

“荣的头发原来很溜光，
为啥现在乱蓬蓬？”

荣说：

“你的胆子大，
你顺大路来，
你的头发溜光。
我的胆子小，
我从小路来，
刺刮树枝挑，
我的头发才蓬乱。”

阿刚又说：

“云雾罩高空，
牛鬼和馬鬼，
鸡脚印象鹅脚印，
我总不知道是什么印，
我气了就砍乱草，
我不是杀你啊，阿荣。
我不是杀阿荣，
是想砍断那根有罪的鍊子，
是想打破杀磅的龙水，
杀磅太狠心了，
他想抢去别人的伙伴，
他想掠去别人的心。”

杀磅不但抢走伙伴，

还要杀死七个人，

死了人家的孩子，

死了人家的儿孙，

独崽也被他弄死了，

讲了七晚的道理。

哪个也吹不凉，

哪个也判不断，

这样就连打着官司。

去喊掌娘寨的理老来，

娥哈④才判得了。

可是结不了龙绳，

也判不断案子，

就让它摆在地方上。

有个蒋公公告上去，

耶料④也告上去。

鱼儿上了浪头，

名声传到官家，

传到城里的官府。

兵馬天天上来，

从乌河上来，

官差拿锁链，

拿来铐阿荣，

捆脖颈一道；

拿来铐阿刚，

扣住他的手臂。

拴岗在上楼门，

拴荣在下楼门。

喊荣妈来看荣，